

传播与演变^①

——明代以来四川方言形成概述^②

周及徐

摘 要 当代田野调查资料所反映的四川方言的分布格局是：横斜着的岷江把四川方言一分为二，岷江以东以北为“湖广话”方言，岷江以西以南为“南路话”方言。前者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方言，后者是元明以前四川本地方言的残存，这说明四川方言是传播与演变两种方式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移民 演变 四川方言 明代以后

①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7FYY004）“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

② 作者简介：周及徐，四川师范大学语言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史。

—

此前，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比较全面的四川方言调查有两次。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调查，成果是《四川方言调查报告》^[4]。第二次是20世纪50年代末四川三所高校（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学院和西南师范学院）的联合调查，成果是《四川方言音系》^[3]。现在我们所做的，是四川方言的第三次全面的田野调查。从2007年到现在，十多年过去，我们基本实现了计划的目标，已出版了现代四川方言调查成果的第一部《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10]，后面的两部《嘉陵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二》和《金沙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三》正在进行中。而且我们还有一些另外的收获：从这些资料去观察四川方言在元明清以来的发展历史。下面论述和引述的有关文章，是基于对四川上百个方言点田野调查和语音资料分析的成果。

与其他地区汉语方言连续发展到现代的情况不同，四川方言的发展在近六百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中断、移植填补到再发展的历史。南宋末的宋元战争、明末清初近半个世纪的战乱使四川人口锐减，以致形成人烟断绝、方言中断的局面。由于人类自身的错误乃至罪行，内战毁掉了四川地区辛勤积累建立的文明，等到约五十年以后，才从四川以外的地区移民，以恢复生活和生产。这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罕有的情况。由于文史人员被杀戮殆尽而记录中断，以致在中国现存正史资料中，这一段重要的历史

没有详细的记载，只有一些野史和文人笔记^①有零星的记录。对于这些资料所描述的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血雨腥风，人们又往往因为习见，对这些材料的可信度持疑，至今各执一端、众说纷纭。眼见得这一段历史就要湮没无闻了。

幸而我们还有语言学。

历史语言学告诉我们：语言是观察历史的窗口。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既与人类社会共生，又有自己独立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会在语言树上留下“年轮”。当代田野调查收集到的语言资料，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分析，可以找出语言发展变化的线索，观察语言和社会历史的联系。十多年来，我们团队调查了约一百六十多个四川汉语方言点（进行中的“20世纪四川方言大系”项目计划只采用其中一部分），通过对所调查的方言资料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四川方言在元明以来的发展轮廓，可以印证这一段历史。

田野调查资料所反映的四川方言（包括重庆地区）的分布格局是：从西到东流过的岷江把四川方言一分为二——岷江以东以北为“湖广话”（入归阳平），岷江以西以南为“南路话”（入声独立）。前者为主，约占三分之二，成渝地区的主要城市都讲这种话；后者为次，约占三分之一，主要是川西南农村地区讲这种话。

岷江以东以北入归阳平的方言，按当代语言学的方言划分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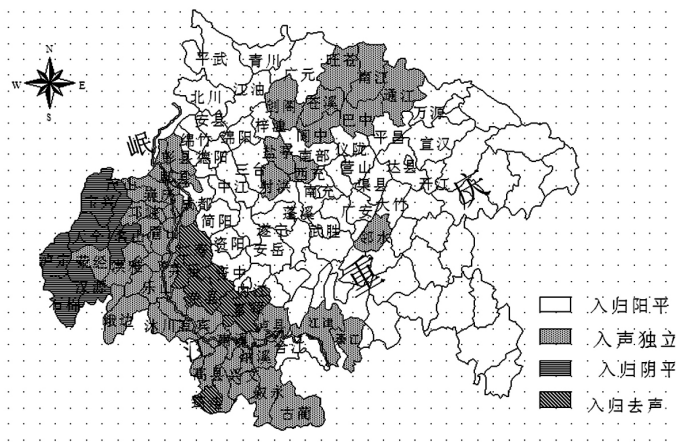
^① 清代文人笔记有《蜀难叙略》《蜀难纪实》《蜀碧》《蜀龟鉴》等，四川师范大学《语言历史论丛》第六、七、八、九、十一辑（2013—2018）有节选注译，可参看。

作西南官话成渝片^①〔6〕，而本地人叫这种方言为“湖广话”，讲这种话的人叫“湖广人”。“湖广”是明清留下来的名称，指当时的湖北、湖南两行省，所以“湖广人”指来自湖北湖南的人，“湖广话”指这些人所讲的方言。这些流行民间的名称反映了明清时期两湖向四川移民的历史。现在湖广话一般指以成都、重庆两地的方言为代表的通行于成渝地区方言，具有西南官话的共同特征，例如4个声调、古入声字归阳平。它也有自己的一些特征，例如不分平翘舌声母，（洪音前）不分鼻、边音声母，调值相似，等等。成渝湖广话覆盖了东起重庆万州西到成都的岷江以东以北地区。从地理位置上说，整个四川盆地，除去岷江（以及沱江）西南部分，大都是湖广话地区。从当地人的意识上说，通常说的四川话就是成渝两地为代表的湖广话。〔8〕从历史形成上看，重庆话在湖广话的中心，大约在明代洪武移民时期就已经形成，成都话则处在湖广话最西端，位于与四川另一大方言“南路话”的结合部，是清代前期移民才形成的。〔13〕

当地老百姓传说湖广话是明清“湖广填四川”从湖南、湖北两省移民过来的。从语音资料分析这些方言的音系，四川省、重庆市的主要城市（如广元、绵阳、成都、南充、遂宁、广安、达州、重庆、万州等）都讲入归阳平的湖广话，它们与长江三峡以东江汉平原地区宜昌等地的话十分接近，音系几乎完全相同。〔9〕笔者曾到湖北的恩施、利川一带调查，当地人讲话与四川湖广话完全相同。宜昌一些当地人讲话，可以混同于成都话，比

① 《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第二版（2012）称“成渝小片”，区划略有不同。

重庆话还近成都话。可以确定，四川的“湖广话”是从这些地区，经过长江三峡，来到四川盆地的。四川的湖广话是明清大移民以后传播到四川并发展起来的，与民间传说相符。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中就认识到了。四川大学的崔荣昌教授指出“元末明初的大移民把以湖北话为代表的官话方言传播到四川，从而形成了以湖北话为基础的四川话；清朝前期的大移民则进一步加强了四川话在全省的主导地位，布下了四川话的汪洋大海。”^{[1]14}仅就成渝地区湖广话的形成来说，我们同意崔荣昌的这个结论。但是，就整个现代四川方言的组成格局来说，把全部四川方言都看成是明清湖广移民的结果，这个结论有偏差。



现代四川方言小片分布^①

四川岷江以西以南的入声独立为主的方言，按现代方言划分

^① 此图由四川师范大学教师周岷用 GIS 系统绘制。

叫作西南官话的灌赤片^①〔6〕，包括岷江小片、雅棉小片和仁富小片^②。本地人把成都周围农村人讲的方言叫“南路话”或“南路腔”^③，讲这种话的人叫“南路人”，是晚清时期就存在的名称，旧时带有鄙视的意味。“南路人”和“南路话”是川西地区民间很普遍的概念。南路话在语音、词汇上都有自己明显不同于湖广话的特征，最突出的语音特征是5个声调、入声独立。南路话的分布沿岷江以西以南，从成都周围的都江堰、温江、崇州、大邑、邛崃、蒲江和新津一带一直向东南延伸，在更大的范围上，经乐山、宜宾直至泸州地区，再向东北和东南分别进入今重庆市南和贵州北部。雅安地区的雅棉话和自贡地区仁富话，实际上与南路话相近，只不过雅棉话把入声调归到了阴平调，仁富话把入声归到了去声，都是南路话的近亲或分枝。我们的研究表明，南路话不是明清湖广移民入川带来的，而是宋元以前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8〕}〔11〕

要揭示南路话与湖广话不同的历史地位，除了南路话与湖广话语音系统不同、词汇系统有区别以外，还有两个比较易于说明的特点。一是地理分布。为什么湖广话和南路话大致以岷江为界？绝大多数南路话分布于岷江以西以南，这是什么原因？地理上的明确分界与历史上的战争有关。因为明末四川的战乱和屠杀主要发生在岷江以北以东的四川中心地区，而地处边缘的岷江以

① 《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第二版（2012）称“西蜀片”，区划略有不同。

② 仁富小片在岷江和沱江形成的三角形区域内，在岷江北岸。

③ 成都作家李劫人创作的反映成都1910年前后生活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中，称之为“南路腔”。

西以南地区损失比较少，所以明清移民填补了因战乱空虚的四川中东部地区，而岷江在地理上的阻隔保护了原有的方言。二是现代四川境内客家话和湘方言的分布。许多的研究证明：四川境内的客家话和湘方言是清代移民的结果，而四川境内的客家话和湘方言的方言岛总是分布在湖广话的区域内，在南路话区域内几乎没有分布。这正好说明，客家话、湘方言和湖广话是在移民潮中一同来到四川的，而南路话原地存留，所以没有其他方言混杂其中。据我们的研究，四川荣县话是从湖北中部地区移民到四川的，落在了岷江以南，这是一个少有的例外。^[14]

笔者母家成都，湖广人；父家崇州，南路人。先时，我曾问我外祖母（成都人，1900 - 1995）：“我们（成都）家祖辈从哪里来？”用湖广话回答，斩钉截铁“湖广麻城孝感乡！”问我老姑母（崇州人，1916 - 2006）：“我们（崇州）家祖辈从哪里来？”用南路话答“一直就在崇庆州啊！”觉得我问得很怪。对于他们的来处，当地人很肯定。我出生于成都，幼时父母送我回崇（庆）州老家生活，学得一口南路话，回到成都，小伙伴们嘲笑我“说的啥子话哦？乡巴佬儿！”我很惶恐，又拼命地学回成都话。再回崇州，那里的人们又笑我“成都娃儿！”我又努力地回到南路话。一来二去，终于可以用两种话随机应变，以防被孤立。对这两种方言的差别，我可谓有切身体会。没想到，这后来在语言学上极大地帮助了我。

二

如前所述，崔荣昌教授关于四川方言和湖广移民的结论，没

有注意到南路话与湖广话的音系的区别^①，也没有意识到南路话在四川方言中的重要地位。崔荣昌在四川方言的划分中，四川话即湖广话，把大片的属于南路话的方言点归于“湖广话”之下，忽略了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区别。如崔荣昌《四川境内的湘方言》^[2]“四川方言的形成”一节“四川的官话——湖广话”小节下，四川（和重庆）的160个市县219个点，除湘方言、客方言和北方河南话的三个点外，都是四川官话（即湖广话），没有南路话的地位。这就是说，现代的四川方言都是移民带来的，是传播的结果。

四川方言研究中的另一种观点，则是现代整个四川方言都是明代以《蜀语》为代表的四川方言的延续，今天的四川方言，不论是湖广话，还是南路话，都是以《蜀语》为代表的四川明代方言演变的结果。四川大学教授甄尚灵、张一舟文《〈蜀语〉词语记录的方式》：“本文笔者之一，为遂宁土著，以今日方音读《蜀语》词语和音注，倍感亲切，觉得多与自己的用语相合。深信李氏是以当时遂宁方音做基础注《蜀语》中的词语。”^{[5]28}今天的遂宁话是地道的湖广话，而《蜀语》是南路话音系。^[12]如果二者一条线发展至今，四川方言在元明清时期没有发生大的替换或中断，只有连续的演变。这就是说，现代四川方言的差别是连续演变的结果。

前一种观点强调了明清战争破坏和历史移民因素，但忽视了明代四川方言与今南路话的继承性，把岷江左右的全部四川方言

^① 南路话音系区别于湖广话音系有9个不同特征，参见《南路话和湖广话的语音特点——兼论四川两大方言的历史关系》。

都视为明清“湖广填四川”移民的结果。后一种观点强调了《蜀语》与今四川方言的连续性，而忽视了明清战争对四川的巨大破坏，认为湖广话和南路话都是明代以来四川方言连续分化演变的结果。这就错过了进一步揭示四川方言历史层次的关键线索。这两种观点，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岷江两岸会有湖广话和南路话两种截然不同的方言分布？四川方言在1644年到1900年之间约二百五十年的短时间内，能从同一的《蜀语》方言分化成现代的湖广话和南路话两种明显不同的方言吗？^[11]

根据移民史和现代四川方言分布特点以及语音特点，我们提出：四川盆地岷江以西以南地区，以及相延续的长江以南地区的有独立入声调的“南路话”方言，应是更早的宋元时期古代四川方言的遗留。岷江以东以北四川中东部地区，以成都、重庆话为代表的成渝片“湖广话”方言，才是明清“湖广填四川”带来的方言。^[9]二百五十年来四川方言变化的格局：由于明清战乱形成的四川人口空虚，湖广话移入，自东向西填补南路话留下的空白；南路话残存，退守较边远的四川西南地区。^[12]根据实际的语音资料，南路话内部的分歧远比内部相对一致的成渝话要大，大致可以分为川西、川中和川南三种类型。南路话内部语音差异的悬殊，说明了它在当地演变分化久远的历史，它远比湖广话更为古老。湖广话和南路话的差别，并非是从同一起点分化的结果，而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①。

① 还记得我的老师——四川师范大学杜道生先生（1912—2013），曾说他家乡的乐山话（南路话）是“大唐之音”。杜先生曾于1934年前后，在北大从沈兼仕学习音韵学，谈论乡音必有所据。只恨当初没有“打破砂锅璺（问）到底”。

三

方言调查还有继续的进展。

在成渝片方言湖广话的海洋中，散布着一些南路话方言，形成孤立的方言岛，如四川中部的射洪、盐亭、西充。我们在2007年以来的调查中还发现，《中国语言地图集》^{[6][7]}标为成渝片方言区的地区，一些方言至今还保持着入声调独立等与南路话相似的特点，如成都的新都、广汉和双流等地。还有后来发现的川北的剑阁、旺苍、苍溪、巴中的一些乡镇^①。这些分布在湖广话区域中的具有南路话特征的方言岛，应该是明清移民的潮流没有完全覆盖的元明方言的存留。古文献《蜀语》可以为证。

明代末年的《蜀语》是古文献中少有的珍贵的方言记音材料，保存了当时的四川方言语音。作者李实（1598 - 1676）是四川遂宁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晚年在吴地（苏州）写成此书。今天的遂宁话是标准的湖广话。但不要误入陷阱：李实的遂宁话并不是今天的遂宁话，甚至连前身都不是。原因很简单，“李实离开遂宁后不久，遂宁被张献忠的军队屠城^②，同时四川的广大地区也遭受屠杀并陷入长期的战乱。所以，李实在吴地写成的《蜀语》，是（依据）张献忠屠遂宁以及四川战乱之前的遂宁方言。”^[15]我们曾把《蜀语》与南路话相比较，发现它们

① 见四川师范大学杨波、何治春、周夏冰、赵丽娟等人的硕士学位论文，陈鹏的博士学位论文。

② 明末遂宁被张献忠屠城，人口尽失。参看 [清] 张焘著，胡传淮注《烬余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

的音系是最接近的。^{[13][15]}乍看起来很矛盾，实际上很合理：明代四川遂宁等地的方言，实际上是南路话的前身。明末战乱之后，遂宁才被移民带来的湖广话“填空”了。由此推开，明清移民以前，四川（包括重庆）地区的主要方言都是古代南路话。这就可以解释盐亭、射洪、剑阁、旺苍、苍溪、巴中的那些近于南路话的方言岛的存在了——它们是明以前四川土著方言的遗存。^[10]难怪它们大都处在偏僻贫穷的山区！正是偏僻贫穷使它们躲过了兵燹，在战乱中幸存。四川的通衢平坦之处全遭洗劫^①，生灵白骨，留下的荒芜之地，后来才为外省迁入的湖广话所填充。

今天的人们往往好奇于张献忠“江口沉银”的故事，关注那些水底的金银财宝。却不知道这事件的背后，历史上曾十分富庶的“天府之国”四川竟有过这么一段沉痛的历史。感慨之余曾有诗一首：

明末四川浩劫竟致方言替换有感
巴语蜀言何处寻？秦文汉字枉劳心。
刀兵从古黎民恨，魑魅横时国运沉。
天府无烟生气断，锦城走虎莽丛深。
劫波荡尽楚人至，满耳川原湖广音。

语言材料，可以作为观察历史的工具，让我们看到由于文献缺失看不到的东西。

由此可见，现代四川方言的格局是：东面横向传播而来的

^① 参看四川师范大学汉语研究所《语言历史论丛》第五至十一辑连载明末清初四川战乱的史料及注释。

“湖广话”(今为强势方言),西面纵向演变而来的南路话(今为弱势方言)。现代四川方言由传播和演变两种模式各自作用,形成了两个历史层次。

参考文献:

- [1] 崔荣昌. 四川方言的形成 [J]. 方言, 1985 (1).
- [2] 崔荣昌. 四川境内的湘方言 [M]. 台北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 1996.
- [3] 四川大学中文系四川方言音系编写组. 四川方言音系 [J]. 四川大学学报, 1960 (3).
- [4] 杨时逢. 四川方言调查报告 [M]. 台北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 1984.
- [5] 甄尚灵, 张一舟. 《蜀语》词语记录的方式 [J]. 方言, 1992(1).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 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 中国语言地图集 [M]. 香港: 香港朗文出版公司, 1987.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语言地图集 (第2版)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8] 周及徐. 从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历史——兼论“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区别 [J]. 语言研究, 2013 (1).
- [9] 周及徐. 从语音特征看四川重庆“湖广话”的来源 [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2012 (3).
- [10] 周及徐. 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9.
- [11] 周及徐. 南路话和湖广话的语音特点——兼论四川两大方言的历史关系 [J]. 语言研究, 2012 (3).
- [12] 周及徐. “突变”还是“感染”——以四川方言为例 [J] // 汉

藏语研究集刊 [C]. 南京大学语言研究所, 2015.

[13] 周及徐, 周岷. 《蜀语》与今四川南路话音系——古方言文献与当代田野调查的对应 [J]. 语言研究, 2017 (2).

[14] 周及徐, 周亚欧. 四川荣县话音系来源考察——明清“湖广填四川”的一项语言学证据 [J]. 语文研究, 2019 (4).

[15] 周岷, 周及徐. 从明代《蜀语》词汇看四川方言的变迁 [J]. 语文研究, 2016 (3).

(作者地址: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成都 610068)

610068; Hu Meijuan , Luzhou Senior High School , Luzhou , Sichuan ,
646000)

Distribution of “X Ge Zhuang” (X 各庄) and Immigration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Gao Guangxin* (61)

Abstract: Distribution of place name “X Ge Zhuang” is very regular , which only appears in Shandong , Tianjin and part of Hebei and Beijing , covers part of the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 regions. This shows that determinants of “X Ge Zhuang” distribution are not dialect or language contact. We may find that the determinable element is immigration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ough analysis , in the previous four provinces and cities where have Shanxi and Shandong people lived there will be a “X Ge Zhuang”.

Key Words: X Ge Zhuang(X 各庄) ; early Ming Dynasty;
immigration
(School of Arts ,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 Tangshan , Hebei
Province , 063000)

Immigration and Evolution——On the Formation of Sichuan
Dialects since the Ming Dynasty *Zhou Jixu* (73)

Abstract: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Sichuan dialects reflected by the contemporary field survey data is that the oblique Minjiang river divides Sichuan dialect into two parts “Huguang dialect” to the north of Minjiang River and “Nanlu dialect” to the south of Minjiang River. The former is the dialect brought by the immigration of Huguang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and the latter is the remnant of Sichuan local dialect befor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 which shows that

Sichuan dialect is the result of two ways of immigration and evolution.

Key Words: immigration; evolution; Sichuan dialects; after Ming Dynasty
(School of Arts ,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 Chengdu , 610068)

The Phonetic System of Wangjia Speech in Chaotian area , Guangyuan , Sichuan *Zhang Ming* (86)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work , this essay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phonetic system of Wangjia township in chao-tian area. It is unique in Sichuan dialects with some features , such as the retaining of the ancient ending-tone , the keep of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Tsi-syllables and Ki-syllables ,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retroflex and non-retroflex initials and so on , which is quite characteristic in Sichuan dialect.

Key Words: Wangjia dialect; ancient features
(Preparatory College of ABA Normal University , Wenchuan County , Sichuan Province , 623002)

The Phonetic System of Zhaochang Speech *Wang Qian* (107)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Zhaochang dialect in Yibin City , Sichuan Province ,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honetic system of Zhaochang dialect. Zhaochang town dialec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nluhua (南路话) dialect of Sichuan Province.

Key Words: Zhaochang dialect; phonetic system; field work
(School of Arts ,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 Chengdu , 610068)